

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劉素雲老師主講
(第四集) 2012/6/27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名：
56-124-0004

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彌陀佛，大家請坐。今天下午還是利用兩個小時的時間，講這樣一個專題，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這個題目是開經偈的後兩句話，前兩句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，我已經講過了。今天把後兩句講一講，把我學習的體會和感悟，和各位同修交流分享。第一個大題就講一講，「我今見聞得受持」，首先我們看看這個字面的解釋，很淺顯易懂，我就是指我們本人，你自己，也是指每一個修行人，每一個學佛人，這是我；今就是指現在、當下、這一生，今是這個意思；見是遇到、看見的意思；聞是聽到，耳聞；受是接受的意思；持是把握住保持不變。所以把我今見聞得受持合起來，就是我現在遇到了佛法，我要受持這部佛經，就這個意思。在這個大題目裡我今見聞得受持，第一個小問題我想談談，聞到佛法是我這一生中第一件幸運之事。我為什麼每次講課，都要講這個題目？因為這是我學佛二十年來，可以說是最深刻的感悟，我這一生最幸運的一件大事就是我聞到佛法。

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，這句話是我們每個修行人都很熟悉的，很多人也在說，包括我自己也經常說這句話。可是有多少人能夠真正認識到它的真正含義，為數不是太多的。所以今天我把這個小題目提出來，單獨的和大家說一說。我對這句話的理解，也是有個過程的，比如說受持，過去的理解就是這部經我每天讀，這就叫受持，其實這麼理解受持的意思，還是很狹隘的。真正深刻的含義，受是你完全接受，持是你永遠保持，不間斷、不夾雜、不變化，

這個才叫受持；換句話說，也就是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。真正把這一部經悟透，不是說我念的次數多麼多，而是你真正從這部經裡得到深刻的啟發，你明瞭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這叫真正的受持。大家想想，五戒十善是最基本的，這是學佛的基礎，如果這個基礎我們都沒把握住，那人身你根本就得不到。所以說人身難得，過去我真是不太理解，我就想得人身還那麼難嗎？現在這個地球上人口都快七十億，那得人身的不很容易嗎？

實際上從我們修行的角度來說，這個人身得來是不易的。老法師講經的過程當中曾經說過，說得人身比成佛還難。當我第一次聽見這個說法的時候，我又一次不理解，成佛都比得人身容易嗎？當時我想得人身容易，成佛難。現在我理解了，師父講經說的這句話，得人身比成佛都難。所以我們現在要特別珍惜，我們已經得到了很難得到的人身，一定要非常珍惜這個因緣，利用這個身好好修行，今生了生死、脫輪迴，回歸自性。現在大家衡量衡量，不往高了說，就拿五戒十善來說，我們每個人衡量衡量，我們做到了沒有？十善你做到了幾善？五戒你守好了幾戒？用這個標準來衡量自己，你就知道你今生能不能成就。如果我們把這個都做到了，今生你成佛是有希望的；如果五戒十善你做不到，今生成佛你肯定是沒有分。這是說人身難得。

下面我們再說說佛法難聞，可能有些人對這句話也不太理解，說多少人都在信佛、都在學佛、都在念佛，怎麼還說佛法難聞？現在全世界人口總數將近七十億，據統計學佛的，也就是說信佛的，至於真信、假信咱們且不說，就說信佛沾邊的將近七億。那你想想，七十億人口裡有七億人是信佛的，那也就是佔十分之一，你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說佛法難聞也不是沒有道理的。這是第一個佛法難聞。另外有些時候我就想，廟會的時候，比如說四月初八、十八、二

十八，我們哈爾濱極樂寺那是信眾爆滿，裡裡外外都是，你要在那個時候看佛法不難聞。那麼多人，真是有的提前頭一天晚上就得去，去晚了你就進不了門。

上一次我在廣州去南華寺，一進去以後，給我的感覺就是信佛的人挺多，熙熙攘攘的，燒香在那個大爐子裡都燒不下，就地攏火，那個大高香是一大簍、一大簍的，我就想這信佛的人真不少。實際上在那裡邊有多少人是真正信佛的？有很多人都是旅遊觀光的。所以說我們現在聞到了佛法，可能我們不以為然，實際上沒有多生多劫的修習，你這一生想聞到佛法也是很不容易的。說不定你前生前世、你多生多劫，你供養了幾百億佛菩薩，才修得你今生又聞到了佛法，而且聞到了正法，聞到了淨土念佛法門，來之不易，我們不要把它當成兒戲。確實是難得的機緣，今生這個機緣如果我們把握不住，那真是太可惜、太遺憾。對佛法難聞的這句話，我的體會不是特別深刻的，但是它一步一步在加深。一開始是不太理解，現在由理解到加深理解，這幾年在這個問題上自己的認識，還是有進步的。

就我自己來說，我四十六歲以前，我不知道佛教，我也不知道佛經，也不知道什麼是佛法，是空白紙一張，這是四十六歲以前。後來機緣成熟了，這個機緣怎麼成熟的？我說我感謝我那個絕症病，那個病實際說白了就是血癌，滿身都是毒。是這場病讓我對佛教、佛經、佛法從接觸，到逐漸加深認識，所以我說這場病對我來說，是我的增上緣，也是我的善知識。這是從四十六歲以前我劃個槓。更確切一點說，我真正接觸佛教，應該是一九九九年我得病之後，更確切一點說，是從二〇〇〇年算起，那個時候我是五十五歲。所以仔細算來，我接觸佛教有了一點點認識，應該說是從五十五歲開始。到現在就是十二年多的時間，這十二年多的時間是我人生的

一個轉折點，真是對人生的一些個真相有進一步的了解，所以放下的東西愈來愈多，執著的東西愈來愈少了。所以自己就愈來愈輕鬆、愈來愈快樂，體味到了一點學佛的快樂，體味到了一點什麼叫法喜。但是現在談不到法喜充滿，確實品到了一點滋味，因此現在就不能再對佛法喪失信心，這個信心一步一步在加深。

另外從我個人來說，我覺得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我自己的體會是，因為爸爸媽媽在世的時候，一直是跟我說，妳本來不應該來到這個人間，妳來到這個人間本來也不能活下來，可是妳不但來到了人間，妳還活下來了。因為我媽媽懷我的那一年，媽媽是三十五歲，你想在那個年月，媽媽三十五歲懷我，那年齡就算偏大了，而且在懷我之前，媽媽是得了瀕臨死亡的重病，家裡人把一切後事都準備好了，那就等著嚥這口氣。後來因為外婆做了個夢，有人指點說，我媽媽的病能治好，從家裡出發，往西南方向走五十里地左右能碰見一個人，就給她一個偏方，吃這個偏方很簡單，我媽的病就能好。這畢竟是一個夢，我姥爺就是我外公是屬於特別強，什麼都不信，我姥姥第二天早上醒來就想，這個事跟不跟我外公說？說了還怕挨罵。

後來想為了老姑娘那就說說，我姥姥就把這個事跟我姥爺學了，我姥爺說那就走走看！我姥爺就從我家出發往西南方向走，真是走了大約是四、五十里地左右，真的就碰見一個人，真就給我姥爺一個偏方。這個偏方只用三味藥非常簡單，告訴他，就這三味藥，抓三服藥，吃了這三服藥這個病就好。我姥爺肯定是半信半疑，就這麼簡單的三味藥，還就吃三服，能把我老姑娘這病治好？現在那就等著死了。因為我家就是我伯父和我哥哥，他們都是出名的老中醫，我們自己就是中醫世家，自己家裡就有藥鋪。所以拿過來以後，就把這個藥單給我伯父看，我伯父就說這麼簡單能治好嗎？好在

這個藥自己家裡都有，說那就試試吧，實際上就抱著死馬當作活馬醫。然後就用這三味藥給我媽媽吃了三服，然後我媽就活過來了，她就沒有死掉。

活過來以後不長時間，我媽懷孕了，就是懷的我。生我的時候，一媽媽難產，折騰了兩天兩夜，所以我說我是不孝之女，沒來到這個人世間，就把媽媽折騰夠嗆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，我生下來全身是黑的，黝黑的，像包公似的，這是第二個特點，一難產，二黑。第三個就日夜啼哭沒完沒了的，反正就總是哭，怎麼的也不行。我媽媽後來為什麼得一個腰疼病、腿疼病，就是日夜把我放在她腿上晃，晃了三個多月，最後我媽就落了腰疼、腿疼的病，就是這樣。第四個特點，弱到什麼程度？我四歲了我不會坐著。你想四歲的孩子現在是不是都滿街跑，我四歲了還不會坐著，還得整天躺在板板上。為什麼大家現在看我是不是腰板溜直，身材挺好，感恩我那時候睡了四、五年的硬板板。就是一個木頭板上面鋪著一個口袋，我就在那口袋上。

因為我滿身長瘡、流膿根本不能坐，我媽媽要抱我，或者把我要扶起來，得先扶腦袋帶著那個枕頭，把枕頭和腦袋一起抱起來；不是這樣的話，光抱腦袋那個後腦勺的皮就沾在枕頭上被沾掉，我就弱到那種程度。所以我後來跟我爸爸媽媽說，真太艱難了，我怎麼活過來？我說感謝爸爸媽媽一個給我睡了個好身板，再一個給我睡了個好腦形，你看我後面沒有勺子，平平乎的，老躺在那板上它不能不平乎嗎？我就是這麼樣得的這個人身，你說艱難不艱難？所以如果說人身難得，我非常理解，因為我自己就很難。後來我就跟爸爸媽媽說，我也不願意來到這個世間遭了這麼多罪，從小就遭罪，我說是誰看不上我，一腳把我踹下來。我爸爸媽媽說，既然踹下來，妳還有這口氣，我們還得養著。

我媽媽說那時候生了以後太嚇人了，我媽每天拿幔子給我擋在幔帳裡，外人誰也不讓看。偶然有一天，風一吹，那個幔帳就撩開一個縫，就被我外公看見了，就趕快喊我媽，快點拿大板鋤把她撮了扔豬圈去，妳這孩子抽風了，咋那個顏色？我媽媽說她一生下來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從小就見不得人，可能因為這樣就導致了我性格內向。我從小就怕見人，我家裡一去生人，我會走了以後，那都五、六歲，六、七歲了，去生人，我就拽著我媽後衣襟，藏在我媽大衣襟裡，不敢見生人，更不敢說話。所以現在我為什麼少言寡語，就那時候培養出來的，怕見人，自然你就不敢說話。結果我這個就遺傳給我姑娘，我姑娘上學的時候，應該是七歲、八歲這樣上小學，我姑娘就是成天奶奶領著，也怕見生人，去生人就藏在奶奶身後。上學這可怎麼辦？老師都不認識，她不去上學，沒辦法我就跟我小學三年級的班主任，那都是老太太了，當時在我們學校教高年級，我就跟我老師商量，我說老師，妳別教高年，妳下來教低年，要不我姑娘她不來上學，她認識妳她能來。我老師說那行！就這樣我把老師從高年拉到低年，重新從一年級教，就為了教我姑娘。我說這個媽媽怕見人，這姑娘也怕見人，是不是一種遺傳？

這個人身就這麼難得，就這麼得來了，反正這麼多年，我是一直這麼賴賴乎乎的活著。你們看我現在滿精神，實際上我回想這六十八年，我真是賴賴乎乎活過來的。小時候是那樣，到上學好了一段，到高中畢業前又得了一場怪病，哪也不疼，哪也不難受，就是隨時隨地的休克，沒有時間、沒有地點，也沒有預兆。剩兩個月考大學這怎麼辦？老休克。我爸帶我回農村去治病，在那治了兩個月的病，休克也不休克了，就回來了，人家考大學也考完了。就這樣和考大學擦肩而過，就沒我事了。反我自己掂量掂量，我就是參加考大學，我也考不上，因為啥？我偏科太嚴重。

我上中學的時候，就是喜歡學語文，喜歡寫作文；理科，你看中學理科就多了，物理、化學什麼的那不都理科嗎？代數、幾何，我一科都不愛學，凡是上理科的課我就看小說。給媽媽好說好商量給我點零錢，夠買一本小說的我就上書店去買了，然後回家是黑天看、白天看。也帶到學校去，只要上理科，我在下面保證是在看小說，老師講的啥我根本不知道，甚至那書我都不往學校帶。所以後來就覺得，非常對不起這些辛苦教我的老師們，老師們還都挺喜歡我，就是這個學生她就不學理科。所以我說我要是參加考大學，那好多都是理科，那肯定勾分，我就是語文能打高分，理科一下就把我拽下去。所以可能就這麼安排的，妳也別考了，也別費那事了。就這樣我是沒有上大學，高中畢業就直接到一個小學去當的老師。這是一場重病。

以後還不時的，時不常的就病了，那個時候什麼病？我記著滿身起大包，那個大包都是扁扁的，頭皮裡都是，特別癢，奇癢無比。有時候全身都腫起來，這臉腫得我自己照鏡子不認識我自己，眼睛都腫成一條縫。就那樣我還能上學，上學同學一看，妳咋這樣了？那就這樣，那就還能堅持上課去。後來參加工作以後也是這麼弱，弱不禁風。反正我一直是沒怎麼胖起來過，體重基本上上學的時候，是九十斤前後，就前十年我的體重是九十五斤到九十八斤之間，沒過百。我印象特別深刻，總希望能超過一百斤，但是好長時間這一百斤也突不破。就是我到蔡老師你們那的時候，那時候我的體重就是不到一百斤，特別瘦弱，但是精神頭還可以。

然後就得的這場重病，這場重病那就是臥倒，就是判死刑，人家兩個大醫院都說沒有辦法治。那沒有辦法治我就回家自己治去，人問我咋治？我說到時候自然有辦法。回家了不能吃藥、不能打針，你說自己咋治？念阿彌陀佛。我和佛的緣就是因為我這場要死的

病，我和佛結的緣。有人給我拿大悲咒讓我念，我就念；有人告訴我念阿彌陀佛，我就念阿彌陀佛，就是從那時候開始。正規的開始念大約是從二〇〇三年開始，前兩年是預習，不知道什麼意思，反正你讓我念啥我就念啥。在家裡也不能上街，也不能出門，也不下樓。後來我是三、四年以後我開始下樓，我們樓上那個老太太都不認識我，因為她們沒看見過我。後來就問我上誰家來串門，我說我家在這。說妳家在哪个門洞？我就告訴，我說我們家幾單元幾樓幾號。她說妳可真能貓，妳跟古代那繡女差不多，古代那繡花女人家不太下樓，人家那老太太給我起個名叫繡女。我心話妳不知道，我這命好歹是保下來了，否則妳連這繡女都看不著了。

結果就從二〇〇三年出了那張光碟以後，就把我推到前台來了，妳想不出來也不行，不出來人家有想法。因為小于子給我那張光碟冠了一個名，「一位省政府官員的學佛報告」，這一下子人家很多老同修非常好奇，就說這政府官員什麼樣，多大的架子，能不能見我們老百姓？就這幾句話，愣把我從家裡逼出來。否則的話，沒有這個，我肯定就那光碟它也請不出來我。我身體狀況就是這麼的，所以我就對這個人身難得、佛法難聞，我特別有感受，對我來說這兩條我都親身經歷。所以我說聞到佛法，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幸運之事，這說明我今生成佛的機緣成熟。你說難道還有比成佛的機緣成熟，我今生就能作佛，更幸運的事嗎？沒有了。這是我第一個說的，聞到佛法是我人生的第一件大事。

第二個我想說說，受持《無量壽經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報，這是我又一個深刻體悟。因為《無量壽經》是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講經說法，多次宣講的一部經，而且是唯一多次宣講的一部經，可見這部經在整個所有的經教裡，它至高無上的地位，是任何一部經典都不可取代的，就這一條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。哪一部經能讓你

一生成佛？這部經，就是《無量壽經》。《無量壽經》能讓你一生成佛，阿彌陀佛佛號能讓你一生成佛，你說還有比《無量壽經》和阿彌陀佛佛號更高的嗎？沒有了。我是二〇〇〇年前後，就二〇〇〇年前後，我接觸了《無量壽經》的經本，和《無量壽經》的光碟，從此以後就一發不可收，一直到現在就沒有放手過。所以我說我對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對阿彌陀佛佛號，真是因為它救了我的身命，給了我慧命，包括我後面說的我認識了老法師，真是這樣的。所以說遇到了如果我不能受持，我擦肩而過，那將是我一生中，最大一件遺憾的事。這是第二個，受持《無量壽經》是我一生最大的福報。

第三個，選擇淨土念佛法門，是我一生成佛的保證。剛才我說受持《無量壽經》，對這個受持開始的時候，我說有些個誤區，覺得就這部經我天天讀，我這就叫受持，不是，光讀不叫受持。受持的受是什麼意思？是說接受經典裡所講的道理，你接受這部經所講的道理，接受經典裡所說的修行方法，接受道理、接受方法。第三個，接受經典裡邊所講的境界，並且能夠完全落實自己的生活當中，這叫做受。三條標準，你對照對照，看看你受持的受做沒做到？這個持是保持而不失掉，你雖然能受，但是不能保持，這也沒有用。所以說我們有些時候可能把佛的意思給解錯，那就不是解佛的真實義，是我們凡夫自己的意思。

下面我想說，選擇淨土念佛法門，是我一生成佛的保證。因為二〇〇〇年以前，我對什麼法門是一無所知，包括什麼淨土法門我也不知道。所以那個時候一開始，我沒有什麼選擇，因為我不知道我怎麼選擇？我不跟大家說過嗎？前十年我是東跑西顛，也沒弄明白這佛教是怎麼回事，佛法是怎麼回事。我以前講課的時候，我不說過我讀過那麼多大部頭的經，像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地

藏經》等等等等。我不但讀我還手抄，那時候讀了很多經，至於哪部經是幹什麼的，我都不知道，所以這個它是有個過程的。後來接觸到《無量壽經》，才知道淨土還有個五經一論。後來又有同修給我結緣了淨土五經一論，我才知道淨土法門是要學這些經的。但是那個時候我還不太明確，說選擇其中的一部就可以，這個也讀讀，那個也看看，就是這樣。我那時候看的光碟，就是師父一九九四年在台灣講的，那是師父第三次宣講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共是七十片光碟。反正那個時候，正是我最困難、最痛苦、最難熬的時候，所以這個光碟就成了我的伴，每天是白天看、黑天看，睏了我睡一會，餓了吃點東西，其他時間全在看碟。那個時候看這個光碟就是消磨時間，真是這樣的，就消磨時間，讓我的思惟往這上集中，省著想那些不愉快的事。

不知不覺的聽著、聽著、聽著我聽進去了，它就不是消磨時間，就捨不得放手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才把自己從那個痛苦的深淵中，一步一步解放出來。是《無量壽經》解放的我，是阿彌陀佛佛號解放的我，這確實對我來說是真實不虛的，因為這個經歷，大約經歷了三年左右的時間。凡夫修行成佛，念佛法門是最穩當的法門，最容易的法門，最簡單的法門，最可靠的法門，最快捷的法門，成就最高的法門。我沒數究竟幾個，我再從頭說說，念佛法門是最穩當的法門，最容易的法門，最簡單的法門，最可靠的法門，最快速的法門，成就最高的法門七個，我就說了七個最。你遇到了這個法門，你要把這些話聽懂，你這一生就沒有白過，決定得生淨土親近彌陀。這是我講的第三個小問題。

第四個小問題，認識了淨空老法師，這是我人生的第一善知識。因為我是接觸人比較少，我上學的時候，就是從家裡到學校，從學校回家兩點一線。上班以後就是從家裡到工作單位，從工作單位

回到家裡，就這麼單調，我接觸面特別少。我不愛交往，因為我交往的時候我不知道說啥，尤其是和大人交往，大人說的那些話我聽不懂，我就想他們說那些話，對我來說都像天方夜譚。我跟大家說，那個時候我參加工作以後，我有一段也感到很彆扭、很整勁，就是和人家不合群，沒有共同語言。人家都說給我起個名，東北同修能聽明白，叫隔掰，隔掰就是個別的意思，就是不和人家合群。以前我說過我入黨的時候，給我提了一條意見，就三個字不合群。後來就為了合群沒辦法，人家嘮閒嗑，我搬個凳子坐人中間，就為了這合群，我還一句話也搭不上。然後我這邊腦子裡還著急，我還有那麼一簍作文沒批完，人坐在人家堆裡，心裡想著我那一簍作文。

結果好在我遇到了好老師，我初中三年級的班主任老師，也是教語文的，這時候和我一個學年組，是我的學年組長，我倆辦公桌挨著。我老師一開始不知道怎麼回事，為什麼素雲就上那坐著去？也不好意思說我，尋思我也願意嘮嗑！這是我老師後來跟我說的。後來有幾次老師覺得不對勁，就把我叫回去，偷著問我：素雲，妳上他們那堆幹啥去了？我說老師，我去合群去了。我們老師說怎麼個意思？我說不是我入黨，人家給我提個意見，說我不合群嗎？人家讓我改這條，那我咋合？就得他嘮嗑我去坐著去。我老師說得得，要這個群不合也好，回來吧，批妳的作文，搞好妳的本職工作，管好妳的學生，怎麼能這樣合群？白浪費時間。我老師給我解放了。所以從此以後我就想，這個黨入不入也沒關係，如果因為這條不合群，我入不上我也認了。從那以後我就不再搬個小凳子，上人家堆裡坐著合群去了。

那段時間我就覺得我這個性格確實比較孤僻，就是我除了上課，我必須給我學生講課以外，我回到辦公室，跟任何老師我沒有嘮閒嗑的習慣。她們一講那些話，什麼婆婆怎麼樣，做什麼樣服裝好

看，家裡研究什麼菜了，怎麼怎麼的，她們說這些，我都聽不懂。這點也好，一直延續到現在，我現在也屬於最笨那夥的，既不會做吃的，更不會做穿的，對這方面我是一點研究沒有，吃飽肚子就可以。所以說這個人的性格，有時候也害你，你看人說你不合群。也幫你，我這心就清淨，我知道的事特別少，我的理念就是我一天能知道一個事，我絕不想知道兩個事；我一天一個事都不知道，我絕對不去想知道一個事。誰說啥我也不過問，我也不打聽，我也不聽。這一點我就想，是不是從小阿彌陀佛就加持我，只不過我不知道，她怎麼有這麼一個好性格，我覺得這個挺可貴。我不欠，人家有的人說欠兒登、欠兒登，啥事都去問去、摻乎去，我這麼多年就沒有這個愛好。你跟我說有的我都聽不懂，我聽懂了，你要問我怎麼辦，我怎麼想的，我告訴你，你不問我，我聽完就是完了，我不往心裡放。所以我心可能是從小到大，相對來講，比別人清淨一些，沒有亂事。

我剛才說我認識了淨空老法師，這是我人生的第一善知識，絕不誇張，因為在這以前我接觸的人真是不多。工作，比如說為什麼有處室的同志，能問我們處長，你們攔哪挖出來一個出土文物？就這麼兩點原因。因為我就認識我們基層處的門，從家來上班直接奔辦公室，然後下班從辦公室出來奔家。我從來不到任何處室去聊天，很多我們同委的人我都不認識，人家認識我，我不認識人家，就是這樣。再一個就是我始終穿著打扮特土氣，我盡撿人家的舊衣服，尤其是結婚以後，我基本撿我老伴的舊衣服穿。他畢竟是男同志，我穿他的衣服鬆鬆垮垮的，有的都舊了，有的破了，我都可以撿著穿。整個省政府這個院裡，別說這一棟樓，我們是前院、後院、西院、東院，反正是圍著一個圈，愈建樓愈多，人愈來愈多，滿政府院裡可能女同志沒有我這打扮的。你說這個頭型，四十多年一貫

制，我結婚今年是四十六年，生了我姑娘以後，我姑娘是一九六八年生的，從生我姑娘，我就剪現在這個頭，就到現在我姑娘都四十多歲了，我這個頭型就從來沒變過，別說燙。這次來之前刁居士她把頭燙了，去上我那顯擺、顯擺：大姐，妳看我燙頭了。我說妳盡瞎整，弄得像個雞窩窩似的，本來想讓大姐表揚兩句，結果挨批了像雞窩窩。因為我從來沒燙過，就是這麼個頭型。

後來有一次我記著，我們一個處長跟我打賭，說小劉（因為我在我們處最小，他們都管我叫小劉），說小劉，咱們打個賭好不好？我說打什麼賭？說打妳這個頭型，我們不要求妳燙，這個妳肯定做不到。妳能不能給這上面弄幾個彎？妳只要弄這個彎超過三個，我輸妳五百塊錢。就上面弄三個彎彎，我就可以贏五百塊錢，那時候是一九八幾年，我一九八四年調到省政府。我說一個彎我也不弄，你那五百塊錢你留著，願意弄你自個去彎去，你給你自己發獎金吧。後來這個處長跟我說，他說完了，妳這一說我輸了。我說你咋輸了？他說我跟誰誰誰就拿妳這個腦袋打賭了，如果妳要是弄三個彎以上，誰誰誰給我五百塊錢；妳要是不弄這個彎，我給他五百塊錢。我說那我不管，你打賭你該給人家給人家吧，誰讓你說了。他說妳能不能折折半，妳弄一個彎彎行不行？我少給他幾百，我給他五百太多。你說這三彎，他說當時我想這個要求不高，也不要求妳燙，整幾個彎。他說那再降低標準，他這麼跟我說，他說小劉，能不能那樣，現在妳去弄幾個彎，哪怕妳先整個帽子先把它戴上，然後到咱們辦公室妳坐在那半個小時，妳把這帽子摘下來，讓他們看見妳頭上這三個彎。然後妳就可以戴上帽子回家了，回家之後妳就把它拉直，第二天照樣是妳這個頭型，我這五百塊錢我就不輸了行不行？我說不行，一概沒答應。都能弄笑話弄到這種程度。

所以說一個人你看，就這麼土氣、這麼古怪，就這麼個出土文

物。後來我認識老法師以後，我說師父，我是出土文物，我在省政府八幾年人家就說我是文物，現在這文物，怎麼師父您老人家又給我給挖出來了？師父說好好好、好好好。你看師父把我這個文物，又一次給我挖出土，師父還說好好好。現在我自己是知道，很多人研究，妳和師父是怎麼回事？師父怎麼就能發現妳？我說師父發現我，我就如實報告。師父是那年的春節前，看了我那張「信念」的光碟，好像是婷燕提供給師父的，我不太確切，好像是。師父看了以後就問，因為一算時間已經八年過去了，從二〇〇三年我講，到師父看我這光碟已經是第八個年頭了，師父就說這個人還在不在？這人還活著嗎？讓香港的同修打聽打聽黑龍江的同修，看看這人還活不活著。

後來就打聽，我們肇東有個佛友就打電話，很簡單問我，我一接電話，人家那邊就說，妳是得紅斑狼瘡那個劉居士嗎？我說是。電話立馬撘了，沒有第二句話，我不知啥意思，待了一會兒也就十多分鐘又有電話，還是這個，我說是，他說您稍等，一會可能師父跟妳通電話。這時候大腦空白，我不知指什麼說的，說師父和妳通電話，電話又撘了。撘了以後待會又來電話了：您是劉師姐嗎？我一聽好像北方沒這麼稱呼我，是南方的同修，我說是，我劉素雲。您稍等，師父跟您說話。師父就把電話接過去了，這就是我第一次和師父通電話，那是臘月的二十八，還有三天過年。通完電話到初一，師父在網上一講，我就第二次成了名人。第一次是二〇〇三年「信念」光碟出來，是第一次成名人；師父正月初一講我，我就第二次成了名人。到初四的時候那我已經轟動了，就別想消停，就接待來訪、電話就沒完了，就這麼的，一直到我累趴下，到廣州這一段緩過來了，就是這樣的。

有人就總覺得好像說，妳用什麼方法，能讓師父就是這麼看好

妳？說白了就這意思。我說我也不知道，我啥方法我也沒有，你說傻呵呵的，來了以後讓我講課沒提綱、沒講稿，啥也沒有，師父說進去坐就知道講啥。我就認為師父這座是寶座，你不會講，你坐這嘎，那寶座就有一種魔力，它就告訴你講啥，要不的我哪敢進來坐。那是二〇一〇年四月四號的晚上，七點到九點那堂課，問我能講嗎？安排一堂課行不行？我誰都不認識，我哪敢說不行？行。然後到師父那，人就說師父，劉老師也沒有講稿，也沒有提綱，她講啥？師父就那麼說的，坐那就知道講啥。我就覺得師父都給我安排好了！所以當時我就是四個程序記得可清楚，一出幾朵小花，二出音樂，三出兩行字，四出妳的影，告訴我，出妳的影妳就開說。

我都進來坐著，已經出花、出音樂、出兩行字了，這時候我大腦還空白，我不知道我說啥。一看我自己這影出來了。你們看第一張光碟特傻氣，馬上阿彌陀佛，你們回過頭再看第一張光碟可傻氣了。就是這麼的，講的第一堂課。結果坐這嘎，這阿彌陀佛完了，死活我也得說，我也不知道誰借我的嘴說的，佛力加持。我真是沒那水平，坐著就滔滔不絕說兩小時，一點噴不打，我自己都納悶。說完了我下去，你再問我，妳剛才都說些啥，不知道，誰說的，不知道，我就覺得是佛菩薩借我的嘴跟大家說的。所以不用我費腦筋，我不用琢磨，我說點啥沒琢磨，真是坐嘎我就會說了。說完了下去，我說師父，我都胡說些啥？師父說好好好、好好好。幾個好好好，我心裡踏實了，師父說好好好。

所以有些人總想刨根問底，就是妳究竟怎麼和師父聯繫上的？師父怎麼就對妳這麼好？我就一直告訴大家，我是咱們學佛人的一個代表，師父讚歎我，是讚歎所有真正的念佛人。我說不是師父讚歎我劉素雲，我劉素雲有何德何能，是不是這樣？師父喜歡的、他讚歎的是真正的念佛人，我說誰真念佛，師父都讚歎。現在我說我

這個名不想出也出了，你知道嗎？有多少人隱居修行的都非常好，只不過是人家現在沒出名而已。這些人的做法我是非常贊成的，我覺得做為一個人來說，一定做人要低調，修行要低調，要把自己的位置擺得低低的；別總覺得自己挺高的，比誰都強，那不行。我說師父挺喜歡我可能就喜歡我這傻氣，因為從來都是真話、實話、傻氣。哪有第一次見師父，第一句話就向師父，我來沒給你拿紅包，我用什麼供養您老人家？我成佛供養。後來人家都說，那也不能傻到這分上，妳沒拿紅包就沒拿紅包，妳咋還報告上了？我說那得說真話，我沒拿就是沒拿，你說就這話我都可以當師父面直接說。師父好好好、好好好。反正我就覺得在師父面前我就心踏實。

今天早上遛彎的時候我跟師父說，我這些天講的，哪要是不如理不如法，你可告訴我，以後我好改。師父說好好好，也好好好。現在在師父面前，我就覺得師父他老人家真就是一位慈悲的長者，我從認識師父那天起，我就沒把師父看得多麼神祕，多麼難接近，在師父面前不敢說、不敢笑的。我可能在師父面前我覺得我這種比較隨便，是發自內心尊重之上的隨便，我想說啥我就跟師父說點啥。我不知道我走後，咱們有些見面的同修能不能說，劉老師真沒規矩，誰敢在師父面前這麼說話。我真是沒那樣，你要說是不是不尊重師父？絕對不是，我內心我對師父特別尊重，我真把他當作我的一個長者來看。

下面我想再簡單的說說，「尊師重道，背師叛道」，我想說說這個說兩句。因為對我們學佛人來說，尊師重道特別重要，你只有尊師重道你才能學到東西。比如說老師他對學生是不是挑剔？老師不挑剔學生，他都是平等的愛。但是你學生對老師，就像印光大師說的，你一分誠敬你就得一分利益，你十分誠敬你就得十分利益。我們現在就我所接觸到的這些同修，尊師重道這方面我覺得做得太

差。師父說當年他對他的三位老師，能達到百分之三十的程度，就這個誠心、尊重。現在我們能達到三分都不錯了，你說就這樣我們能學到什麼東西？老師想教你也沒法教，你不學，不是老師不教，是你不學。所以這個尊師重道特別特別重要。

我再想說說這個背師叛道，今天早上用早餐的時候我問了師父一句，我說師父，背師叛道是不是地獄罪？師父說是的。而且師父給我解釋，說這個要看他的影響面，影響面有多大，另外看他影響的時間有多長。影響面愈大，影響的時間愈長他罪愈重；如果影響面小，影響的時間短，相對來講，罪還輕一點。既然是我們知道背師叛道，造的是下地獄的罪，為什麼我們還在犯？寧可自己下地獄去以身試法，那是膽比較大，我是不敢，那地獄去不得。還有一個問題，我覺得有些人他未必不知道自己做錯、說錯了，為什麼就不肯認錯？我理解就是這個面子，這個臉面放不下來。我過去錯了，現在我知道做得不對，但是我不能公開認錯，那我太掉面子。你想你是下地獄，還是要這個面子？這兩個你選擇選擇。要是我，我絕對不要這個面子，我可不下地獄，我得發露懺悔，得好好道歉。但是可能是能做到這一點的人不會太多的，可能到死都不會認錯，那沒辦法，那就只好下地獄，你什麼時候再出來難！現在如果我們認錯、我們懺悔，哪怕你不好意思公開，你在佛前你懺悔也能起到一定作用吧，不要自己把自己往地獄裡面送。那些個背師叛道的人可以這樣說，為世人所不齒，為天地鬼神所不齒，這樣你說你那個處境該多麼艱難。

我還想說，師父他老人家已經八十六歲高齡，我為什麼別人怎麼勸我、怎麼說我，我都不為所動？真是說實在的，我選《無量壽經》，我現在跟隨師父障礙非常大，不是一般的大。反對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反對我接觸師父，甚至有人多次勸我遠離師父。我就是

你說啥我聽著，我也不反駁你，我也不爭辯，也不辯論，你說你的，我做我的。這個不但他現在動不了我，今後也永遠動不了我，因為我認識的老法師是我自己，這是第五次見師父，我的親身經歷、我的所見所聞，我不是道聽塗說來的，我不是盲目崇拜，我也不是盲目的迷信，因此我決定的事、認準的路，別人是搬不動的。有時候我也有想不明白，我就想一個八十六歲的老人，他又礙著誰？老人家現在在想什麼、在說什麼、在做什麼，我們大家不都耳聞目睹嗎？他所想的、所說的、所做的，不全都是利國、利民、利眾生的事嗎？這樣一個老人，他對哪個人能帶來什麼傷害、能帶來威脅？

為什麼就這麼一個老人，做到這種程度，在我心目中那絕對是我學習的好榜樣，為什麼遭遇了種種的磨難？所以這個有時候我也想不通。但是一接觸師父，師父幾句話就解釋明白，我就通了，正常現象，嫉妒、障礙，從你選擇這個道路這天起，你就要做好思想準備，艱難、艱難、艱難，你能不能突破這個艱難。因為我曾經問過師父，我說師父，定弘法師選擇了弘法利生這條路，非常值得讚歎，但是我覺得今後的路，可能也很難。師父說難，可能比我當年還要難，這是師父的話。所以有時候在那面參加活動，有時候跟定弘法師說幾句，我說得做好思想準備，再難也得勇往直前。他說既然我選擇這條路，我就堅定不移走下去。定弘師說的這幾句話，讓我特別感動，所以那時候我讚歎他。好像讓我老伴給定弘法師寫過一個對聯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一聯是「弘法利生」，一聯是「佛門法器」，我知道佛門有兩器，一是法器，一是非器。所以定弘法師一出家，我當時高興得不得了，我就說他佛門法器。我們佛門多多的需要這樣的法器，我們別當那個非器，要當法器，大家積極支持、讚歎、幫助、扶持，得讓我們的法器愈多愈好。反正我這人好就好在這點，我一點嫉妒心沒有，我就希望大家愈好愈好，我們佛

門愈興旺愈好，這是我們應該做的。

師父老人家這一生，這一路走過來，就是在給我們表演。今天上午師父講的，實際就是解答我早晨，用早餐之後遛彎，我問了師父幾個問題，實際師父是利用今天講經上半段，基本是回答我的問題，我就聽懂、聽明白了。實際師父他老人家就在演戲，不用這個詞嗎？演戲。演戲就得演得逼真，你演得不逼真誰信？所以就得演得逼真。師父他老人家那種定力無人可比，我接觸到的我還沒發現第二個，定力能定到這種程度。昨天小刁說問師父，那個佛號您老人家是不是在定中念的？就是那個慢念法。師父就笑了，我就接了一句，我說時時都在定中，這是真話，真是師父行住坐臥他時時都在定中。不是說這五分鐘師父在定中，那些時候他都不在定中，不是這樣的，那就是還不太理解，我現在比較理解了，師父時時在定中。所以我今天就說到老法師這，可能我每次一說到師父，我就興奮、我就開心，我就想把我的感受、我的想法告訴大家，尊敬老人家、愛護老人家。

我們就不說什麼當代的高僧大德，我們就是說一個八十六歲的老人家，我們做為晚輩尊重他、愛護他，這難道不應該嗎？何必要這麼的、那麼的。反正我接觸這些，我現在都習慣了，他們說啥我從來不跟人解釋，也不辯論，我就想歷史和時間是最好的見證。因此在我心目中老法師永遠是最可信賴、最可尊敬的好老師，就是將來到西方極樂世界，老法師仍然是我的老師，我仍然是老法師的學生，我永遠感恩我人生中的第一大善知識。不說嗎？「師者，傳道授業解惑也」，這三點老法師都給我了，我都感受到。傳給我的是正道，授我的是正業，把我的惑也給解了，讓我從迷惑顛倒中逐漸的轉變過來。我過去好像說一句，「遇恩師迷茫不再」，就是沒遇恩師之前我是一片迷茫，遇到老法師之後，我逐漸逐漸的就不迷茫

，是愈來愈清醒，愈來愈有點智慧。我寫了四句話也談不上什麼讚歎，就是我的一種心聲，我說「童心童趣一老翁，來到娑婆度眾生，歷經磨難終不悔，一如既往向前行」，這是我心中對師父的一個讚歎和評價。再一個「恩師是我好榜樣，時時勸我回故鄉，世出世法都是假，何必苦苦去想它」！

因為每天我對著我那個小機器，這麼大的小光屏，聽老法師講法的光碟，桌子上立著老法師的照片，笑咪咪的看著我，我就想老法師每次講課都是對我一個人講的，我就是老法師的學生，所以我這個學生一定要把師父講的，要聽懂、要落實。每天晚上我都想，都得向師父報告報告，我今天懶沒懶惰、我懈沒懈怠，如果我今天要有懶惰、有懈怠，我就覺得沒臉跟師父說那個意思似的。這樣我就覺得師父時時都在提溜著我，不讓我鬆懈，比如說我每天兩點起床，說實在的有時候快兩點了，一睜眼睛哪怕還有五分鐘，有這種想法：還有五分鐘再睡一會！就拗這個被窩，醒了也不願意起，甚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盯著這個掛表，尋思慢點走，我再睡五分鐘，就這種感覺。但是一想到師父在看著我，我立馬就起來，起來我就精神。如果哪天我到兩點我醒了我沒想起來，我真沒起來，我多睡了半小時，或者多睡一個小時，我這一天肯定全天是昏沉，沒有一會是清醒的，聽經也睏，磕頭都不行。刁居士那天告訴我，她前兩天就在你們那屋聽的時候，她說她不磕頭嗎？她額頭一著那個墊，都想睡一覺再起來似的，她說磕頭都那樣。這個我體會到，就是當我昏沉這一天的時候，我磕頭都解決不了問題，磕頭都想睡覺。

所以說我的經驗，就是到兩點你立馬起來，這一天都特別精神。我中午不用休息，從早晨兩點到晚上八點，多少個小時我也沒算過，反正八點基本我就睡覺，總是這個生活規律，特別規律化。八點以後人家那面可能還是最熱鬧的時候，像我姑娘家，人家是下半

夜二、三點鐘睡覺，前半夜那就談、嘮，人家可有說的。我說你們怎麼黑白顛倒？我這個生活規律，特別規律、特別好，我覺得這樣你就從身體那方面都好。你看早晨磕四個小時頭，一般人可能不太理解，四個小時累不累？我跟你們實實在在說，一開始有點累，等我磕一段時間以後，就這四個小時輕鬆，好像沒一會一看表怎麼到點？就是這種感覺愈磕愈輕鬆，愈磕愈輕鬆。

所以現在你們看我走道，像飄一樣，我覺得我沒體重，一走，小刁和大雲老叫我慢點走、慢點走，攆不上，有時候大雲摟著我胳膊，拽著我，她跟不上我的速度。就一個是我磕頭，一個是我繞佛，你看身體也練出來，精神頭也練出來，還不耽誤修行，還不耽誤學佛多好，一舉幾得，所以我真是推薦大家多磕頭。但是一定要量力，不要過力，循序漸進的來，一開始一天咱們磕一百零八個行不行？一百零八個堅持它十天半月、一個月的，覺得輕鬆那我再加點，我再加十個，你就這麼一點一點往上加，等你磕到三百的時候保持一段時間，保持它三個月、五個月又輕鬆了，你在三百拜的基礎上再加一百拜，這樣逐漸加，最後你就想一千拜輕鬆，一點不費事那多好！我就覺得，每天我面對老法師笑容滿面的照片，總覺得師父在對我說話。

那次我好像說了一句，「我和恩師對面坐，恩師講法我聽課，口吐蓮花一朵朵，我坐蓮花回極樂」。我就看師父講經的光片，師父講話的時候，看看也可能是看定神了，怎麼回事？就師父那嘴裡說的每一句話，蓮花是一串一串的，一串串的往外出。我就美滋滋的，師父口吐蓮花是讓我坐著蓮花回極樂的。我沒尋思妳自己咋不吐蓮花，師父給妳吐現成的妳坐著回家，真是那種感覺特別微妙，真是心裡可美可美的。「恩師講法對我說，放下萬緣離娑婆，六道輪迴苦啊苦，速去西方見彌陀」。好像每天師父都和我嘮嗑，嘮的

全是這嗑，天天都提溜著你回家的事。你說把西方極樂世界，給你介紹得一清二楚，娑婆世界的苦，你自己已經看得一清二楚，你說你還有什麼疑惑、還有什麼猶豫、還有什麼牽掛！我現在回極樂世界是最無牽掛的，心無牽掛，一身輕鬆。我這回在往生的時候，我連遺囑都不用了；那時候還半篇稿紙寫了一個遺囑。我這回在往生的時候連那半篇都沒有了，如果要有就四個字，阿彌陀佛，愈簡單愈簡單愈好，這多好。你只要給大家做個好樣子，比你說一千句一萬句都好用。今天早晨我跟師父說，這個樣子是得做，但是好樣子、壞樣子那就看我努力，師父說好好好、好好好。我說什麼，師父都說好好好，那我還是努力做好樣子，做壞子我也對不起師父他老人家。這是我今天講的第一個大題。

今天講的第二大題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這就是我們現在很多同修不知道如來的真實義，不會解如來的真實義。比如說師父在講經過程當中強調信解行證，說這四個字要統統具足這才叫受持。有許多人把讀經當作受持，這是錯解，剛才我開頭說了這是誤會，什麼是受持剛才我說過，這就不再重複。比如說咱們舉個例子，淨業三福中的第二條，「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」，什麼是受持三皈？這個我們解得對不對？不是說師父給你舉行個儀式，發給你一個三皈證書，你就受持三皈了，不對。這個形式走完以後，下面重要的受持兩個字，你接沒接受三皈的內容、理念、方法？接沒接受這個？你能夠保持下去嗎？還是我聽聽就完了？我一開始三皈，我確實是沒懂，因為是覺悟師父上我家去授我三皈的，我不知道三皈的內容。師父說一句，我們應該跟著說一句，結果我不知道那啥詞，所以師父說一句我是哼哼一句，師父說一句我哼哼一句，我是拿到三皈證書以後才知道那個詞是什麼。後來接觸到《認識佛教》那個書，接觸到老法師的「三皈傳授」光碟，我才知道什麼是

真正的三皈，是那個時候弄懂的，在那之前我根本不懂。

現在我們大家想想，我們三皈甚至五戒也受了，有的同修都受了菩薩戒。不說五戒，也不說菩薩戒，就說說三皈，那三皈你做沒做到？大家每個人都用三皈的條條來衡量衡量自己。我想現在如果是有一百個學佛的同修，三皈依能夠完全做到的，能佔百分之五十都不錯了，甚至都不足這個數，沒有弄明白它的真實義。還有那天我說灌頂，這個灌頂，頂就是最高的佛法叫頂，灌是傳授的意思，是把最高的佛法傳授給你這叫灌頂。我能認識到這種程度，可能還不到一年的時間，在一年前就這個我都不知道，所以說聽經聞法確實對自己非常有幫助。說到這個最高法傳授給你，比如說一部大經付法傳心，一句名號直顯本來面目。我們今天接受《無量壽經》，接受阿彌陀佛這句名號，就等於是釋迦牟尼佛把無上的妙法傳給你，你認識到嗎？有幾個同修認識到？我們接受了《無量壽經》，接受了阿彌陀佛佛號，就等於是釋迦牟尼佛把無上的妙法傳給你。傳法的是誰？阿難尊者，傳心的是迦葉尊者。這部經和這句佛號傳給你，那就等於佛把法和心都傳給你，殊勝不殊勝？多麼殊勝！

所以我們真是最幸福、最幸運、福報最大的人。如果不是這樣，你怎麼能夠接觸到這個？你說一句名號直顯本來面目，那個本來面目是什麼？就是無量光、無量壽。無量光是什麼？常寂光。無量壽是什麼？是不生不滅，就是惠能大師開悟時說的，「何期自性，本無生滅」，本無生滅那不就是無量壽嗎？這一句阿彌陀佛誰認識？念佛的人很多，但真正認識的不多，這是個關鍵。所以我說「遇寶不識貨，當面竟錯過，黃金當銅鐵，不識阿彌陀」。就是這個《無量壽經》、一句阿彌陀佛，就是真寶，還有什麼寶比這個寶更真的！這個真是真正的真。所以我說遇寶不識貨，咱們當面就錯過去，當面竟錯過。黃金當銅鐵，不識阿彌陀，本來是一塊黃金，你以

為它是銅疙瘩，你就把它扔掉，最後導致的就是不識阿彌陀。如果你真正認識，你就會死心塌地的在這一句佛號裡，你真的是萬緣放下。這一句佛號就是你的本性，就是一切如來所說的經教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，度無量無邊的眾生，說無量無邊的佛法，最後總而言之，就是四個字阿彌陀佛。

以上我說了這麼幾個方面的問題，是舉例子也好，說明我們凡夫往往是依自己的意思，來揣度佛的意思，猜測佛的意思，全都猜錯了。還以為自己學佛學得挺不錯，以為自己已經入了佛知佛見，這真是太冤枉佛。佛本來沒意思，佛沒有意思，你說你知道佛的意思，那是你的意思，那不是佛的意思。我記得我身邊有一個同修，他學佛的時間不長，看了一部經，大概是《心經》，後來每次見到我，他都說我知道、我明白，我知道佛說的是什麼意思了。一直到現在為止，我從來都沒說過，那不是佛的意思。因為他新學佛，你要給他潑一點冷水，你在打消他積極性，所以他說得不對，那就先這麼的。如果說我知道這一段佛經是什麼意思，我明白錯了，這不就是要破三相，其中的一相嗎？心緣相。那是你的意思，不是如來的意思。

所以第二題，我為什麼要說願解如來真實義？我們現在是什麼情況？是不解如來真實義，錯解如來真實義，誤解如來真實義，曲解如來真實義，這一個是不解，不會解，第二是錯解，解錯了，第三個是誤會、誤解，第四個是曲解。全是按自己咱們凡夫的認識，來解釋佛的意思，這就錯了。這是佛對我們很重要的開示，就是大乘經典也要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才能有效果。如果我們不是這樣，總是學這個自己解釋解釋，學那個我自己也研究研究，對佛法、對佛經不能採取研究的方法，研究出來的，必定是錯誤的、是誤解的、是曲解的。

下面我想說，我們信佛一定要智信，不能迷信。現在好像還是迷信的多，有很多人沒有事的時候，也知道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有口無心的念。所以我說會念佛用心念，不會念佛用嘴念，用嘴念佛念一萬句也不頂一句，沒有用。所以你們得的結論就是念佛不靈，我念佛咋不靈？我一再告訴大家，用心念佛誰念都靈。不是我念佛靈，你念佛不靈，不是的，只要你是真心誠意的，你發自內心的那句阿彌陀佛誰念誰都好使，沒有不靈的。有些同修老迷信我，說我念佛靈，我念什麼都靈，那時候我給大家舉例子，因為咱們佛前供水，我是佛前每天供一杯水，這不表清淨平等嗎？有的同修就說，我供那水好喝、治病，所以有的一開始，就把我的大悲水留著、攢著拿回家喝，甚至有的還說回家給孩子喝，兩個孩子喝出來兩個味，一個孩子喝的是香，一個孩子喝的是甜，反正都喝出味來了。

我那就是白水，我想你認為我的大悲水靈，你喝了你好受，那你就喝，後來我就攢。後來有同修一傳十、十傳百，愈傳愈多，呼呼的往我家提溜水，就礦泉水、瓶裝水，就一大兜子、一大兜子往我家送。我家佛堂本來就不大，就那麼大點小地方，都沒有師父講經這個桌子大的板板，都擺到上面，一大排一大排全是水，然後讓我念大悲咒，說我念大悲咒的水就好使。我也聽話，我也好說話，讓我念大悲咒我就念大悲咒，頭一天晚上把大悲咒那個準備好，我第二天早晨起來，把磕頭的時間，就換成念大悲咒的時間，一百零八遍大悲咒，念完了以後告訴他們，我念完了你們都來求吧，這是陸續的來就把這都求走了。後來我想這不行，這不迷信嗎？我說你們回去自己念，誰念它都靈就是這麼。

所以我說咱們信佛一定要智信，不要迷信，你幹嘛老信不著自己？你信不著自己不就信不著阿彌陀佛嗎？這兩信你一定要解決，先信自己，排號你把你排在一號，把阿彌陀佛排在第二號，首先要

信自己，然後信佛，你別說我就信佛。有的人說什麼的都有，反正我一聽，我都覺得可笑，那天不是在那邊參加活動，大家就希望我招招手，說我招招手就能上西方極樂世界，你說我招還是不招？我不招打消同修們積極性，你看那麼誠心誠意的、鄭重其事的，寫了個條子給我遞上來；你說我要招吧，它不是那麼回事。最後沒辦法我就滿大家的願，讓我招招，我坐台上我就招招吧，結果我這一招不要緊，我上面台上一招，台下全都招，那個場面可真是太壯觀了。如果那個光碟要把這一段擱在上面，看看太壯觀了，整場都招手，那個氣氛高漲。實際我告訴他們，我說不是說我招手，你們就能上極樂世界，要是那樣我不幹別的，我成天站著招手，把眾生我都招到極樂世界去。它不是這麼個意思，我不能誤導大家。

就像過去有人說戴我寫那阿彌陀佛，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通行證，我知道我立刻糾正錯了。我要寫的阿彌陀佛是通行證，我每人發給你們一個通行證。不行，你得老老實實修，人家不說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不修不得嗎？你最基本的理念把它搞錯了，你能上極樂世界去嗎？千萬不要迷信。佛法是道，世間法是學，老子所說的「為道日損，為學日益」，你要是想求的道你就逐漸往下減，學道是減法，學知識是加法。我們修行人選擇的是道，減法的意思就是要往下放，愈放愈少、愈放愈少，沒有負擔這樣才行。你別愈學習事愈多，包袱愈多那就錯了，那就不是日損，是日增，別把它搞顛倒了。你學世間的東西那是常識，你天天學天天有進步，天天長知識，這個跟道不一樣。所以佛法的成就沒有別的，就是告訴你放下，就是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，還有很多誤會、曲解，我們一定要把它改正過來，變迷信為智信。

下面我再想說說，怎樣盡可能的正確理解如來的真實義。下面這幾個小題，純屬我個人的一點學習體會，很不成熟，僅供各位同

修參考，就是怎麼樣能夠盡可能的正解如來真實義。原來剛才我不是說了嗎？咱是錯解、誤解、曲解、不解如來真實義，能不能往正解上靠一靠？第一個方法，就是多讀經、多聽經。這個多讀、多聽，是指一部經反覆的讀、反覆的聽；不是指讀好多部經、聽好多部經，這要搞清楚。就是一部經反覆的讀、反覆的聽，我十年反覆讀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聽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我感到我受益了。所以我把我受益的東西都和盤托出，告訴我的同修們，讓你們人人受益。怎樣讀經、聽經？最重要的就是破三相、離三相吧，這個以前我多次說過，就不詳細說。一個是離文字相，就是讀經的時候要離文字相，聽經的時候離言說相，然後離心緣相這就對了。就是怎麼樣能夠悟入、契入？不是琢磨、不是分析、不是研究、不是猜測、不是判斷，不自作聰明、不自以為是，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切身感受！

就是只要你有猜測，比如說像有的同修問我，劉老師，妳是不是說老法師是哪尊佛再來的？我說我從來沒說過。我說我曾經說過，老法師是學釋迦牟尼佛，中國第一人，也是世界第一人，這個我說過。我說我還說過，原來我非常羨慕三千年前，世尊身邊的那些佛弟子。現在有時候我倒想，可能三千年後的人他就羨慕現在，三千年前就指現在，羨慕我們，我說這個我說過。我從來沒有在任何一个場合說過，老法師是某某佛、某某菩薩再來的，我沒有說過，這個我是有絕對把握的。我說如果我這樣說了，是不如法、不如理，也是不懂規矩。我說你們怎麼說這個話？他說這是我們猜的，我們分析出來的，就根據妳說的意思我們分析出來的。我說那不是我的意思，那是你們的意思，你們猜的那就是你們的意思，我沒有這個意思。所以有很多人就傳我怎麼的、怎麼的，有些時候我也能聽到一些信息，我就是不放在心上，你怎麼說那是你說的，我該怎麼做我還怎麼做。有的人說得可能更難聽一些，都沒關係，對我是毫

髮無損。我就是說做為一個佛門的人，你就說佛門的話、做佛門的事，為眾生沒有錯的，沒有自己。至於人家怎麼說你說去！如果真是說錯了，咱們真做錯了虛心改正；如果沒有錯，你就該怎麼做怎麼做。這是第一個就是多讀經、多聽經。

再就是聽經，我的做法是坐下來靜聽，刁居士的做法是一邊幹活一邊聽。我倆經常切磋探討，她說大姐，我要是坐下來聽吧，我就犯睏，沒聽一會我睡著了；我就一邊幹活，我一邊聽著經，我活還不耽誤，經我也聽。我說妳這個方法也挺好一舉兩得，你這個方法好，對你來說實用你就用這個方法。我是習慣於坐下來靜聽，我不幹活，我能接著聽，中間不間斷是最好的。有時候我連著聽，我能聽八個小時、十個小時，有一天我最多聽了十二個小時，沒有時間了。反正我老伴要不提出抗議，沒給人家做飯吃我都不知道。有時候我老伴現在經常提醒我，敲敲門，我老伴挺客氣，我倆一人一個屋，他有一個屋，廳也歸他管，我就有一個屋，我聽經的時候我把門關上，他在外面看電視，我也不干擾他。然後人家餓極了可能是，噹噹敲門，我說請進，進來跟我商量：老伴，是不是該做飯了？我說幾點了？他說兩點了。你看我倆是兩頓飯，早晨六點多鐘做飯，六點半左右吃飯，中午一般我倆是十二點吃飯，這一天的飯就結束了。我到兩點多了還沒給人做飯，人家餓得說實在受不了，要不我也不打擾妳。我說對不起，老伴，趕緊去做飯。那咱做錯了得認錯，你看妳學佛，也不能把老伴的飯都給免了，得趕快賠禮道歉，別讓人家生煩惱。因為我感覺到，聽進去以後沒有時間概念，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幾點，不是故意的想把我老伴餓著。

這就是中間不間斷，愈聽愈深入、愈聽愈深入，這個聽進去了，那種滋味也非常美妙。我是有聽不懂的地方，聽不懂我也照樣，也就過去了我不返，不是說這塊我沒聽懂，我撥過來我再聽聽，我

不那樣，我就是按順序往下聽。這遍我沒聽懂，可能我再重複聽這盤光碟，那個問題就解決了。我的感覺就是說，你讀經你就是讀，不要琢磨它的意思；聽經就是聽，也不要琢磨它意思。讀到一定程度，聽到一定程度，它那個義自明，其義自明了，就是這種感受。但是如果你沒做到這個，可能我這麼說你還不完全理解。這是第一個多聽經。

第二個是多念佛、多拜佛。念佛用功最妙的方法，就是大勢至菩薩教給我們的，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。你一定要把這八個字弄明白，都攝六根怎麼個都法、怎麼個攝法，淨念相繼怎麼個念法、怎麼個繼法，得把這個搞清楚。光就這麼一帶而過，大家都知道這八個字，可是真正能夠按照這個做的很不容易。而且都攝六根，最重要的應該是耳根，如果是這六根你排排號，把耳根放在第一位，就是你念的每一句佛號，你自己一定要聽得清清楚楚。不是說都攝耳根，其他根不重要，不是這樣的；就是如果排號耳根是重要的，如果你不把耳根都攝住，其他那幾個根往往都攝不住，它都會跑的。現在胡小林老師教的十念法，有很多同修做了以後，覺得很受益，如果我們有的同修現在還沒決定我怎麼個念法，不妨你試試這十念法，也可能對你會有幫助的。

老實念佛，重在前兩個字老實，什麼叫老實？就是守規矩，依照佛的教誨去做，不加自己的意思，那就叫老實。你別老按自己的意思去辦。比如說有的同修他是在道場裡念佛，為什麼煩惱多多？就是總愛堅持自己的意見。到人家道場，有的同修跟我說，我上某某道場它不應該那麼安排，應該這樣。我就告訴他，你到這個道場，你願意在那念，你就老老實實按人家道場的規矩念。你如果不贊成它的規矩，你就離開它，不要去那個道場念，你另外選擇道場，或者你自己在家念。你說一個道場去個三、五十人念佛，張三（譬

如繞佛說這麼繞) 繞大圈，李四說繞小圈，王五又說繞什麼S圈，我說就這一件事不就亂了嗎？究竟按誰的說？我說就按道場規矩，你適應你就在那念，不適應你就退出來，不要挑三揀四的。我說你堅持自己意見，挑人家毛病，你就不是老實，你就不是老實念佛的。

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就是一切放下，什麼叫一切放下？不該看的不看了，不該聽的不聽了，不該說的不說了，不該管的不管了，就這幾個能不能做到？不該看的不看，別兩個眼睛像攝像機似的到處去攝去。不該聽的不聽，耳朵一刻也沒閒著，自己忙活這個事，人家那面說啥，聽去了。不該說的不說，我總想真正的念佛人，他一定是寡言少語。這個小嘴一天兜兜兜，沒完沒了的兜兜兜，全都是廢話，都在造業，你就是造善業你也離不開六道，我們得造淨業這才可以。有個同修問我，劉老師，妳跟我說說，我得怎麼修？我說你讓我說，我就一條，我說你回家經常寫這個口，這個口就代表你這個嘴，然後你中間再來這一豎，你看這不就是中國的中嗎？這個字還簡單，你一天回家寫幾遍。這個口是你的嘴，這一豎就告訴你閉上你的小嘴，少說！念佛還念不過來，成天還兜兜兜，不張家長李家短，那廢話也連篇。所以我就是這樣感覺的，真正的修行人，他一定是少言寡語；他要一天說起來沒完，他絕對修不成，都漏了，那不都漏了嗎？

願解如來真實義，有同修問究竟什麼是如來的真實義？這是我自己的一點體會，我是這樣認識的，說「諸佛所以興出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」。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以佛身出現在這個世間，應以佛身得度則以佛身來教化，這一切諸佛示現的是佛身來到這個世間，來幹什麼？唯說彌陀本願海。彌陀本願海究竟又是什麼？釋迦牟尼佛出現在這個世間，真正的目的就是宣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就是宣揚淨土念佛法門，這就是彌陀的本願海。我們可能以前光聽到這個名

唯說彌陀本願海，究竟什麼是本願海，不一定完全弄得明白。所以說《無量壽經》，和淨土念佛法門的真實義是什麼？就是《無量壽經》裡所說的三個真實，「住真實慧，開化顯示真實之際，惠以真實之利」，這就是真實義。如果我們明白這個那就對了，我們就不是把如來的真實義解錯了。簡單的說，讓眾生得到最真實的利益，什麼利益？成佛，最真實的利益就是讓眾生成佛。《無量壽經》是一生成佛的經，念佛法門是一生成佛的法門，還有什麼利益能比一生成佛更真實的？沒有！所以這三個真實就是彌陀本願海，就是如來真實義。最後你就有個抓的東西了，過去可能光聽名詞不懂。

最後一個認識，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，所說的一切經說什麼？你看說了四十九年，說了那麼多部經說什麼？特簡單，只有《無量壽經》是正說。這個你們學的時候注沒注意到？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，實際上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是正說，正確的正，是正說，其餘的經典都是旁說，旁邊那個旁。正說只有這一部經，其他所有經都是旁說，包括《華嚴》和《法華》，《華嚴》和《法華》也是為《無量壽經》服務的，也是旁說。所以千經萬論處處指歸，指歸什麼？指歸眾生老實念佛求生淨土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親近阿彌陀佛。用一句話來概括，就是指歸眾生回歸自性，這就是如來的真實義。我再說一遍最後這句話，用一句話概括，就是指歸眾生回歸自性，這就是如來真實義。我們明白這個，你就知道願解如來真實義，這句話真正的含義。

今天的課內容基本上就說到這，還有一點時間，咱們也別浪費，我順便再說說什麼，這就是大家經常問我的，幾個突出的問題吧。一個我就想說說這個病，現在找我的人就是兩種人，一種人是得癌症的，一種人就是附體的，這是強烈要求要見劉老師的兩種人，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癌症的，有三分之二的人是附體的。對於這

個病，三種情況的病，大家聽經都聽明白了吧，一種病是生理疾病，生理疾病是起居飲食不調，病從口入，就是生理上的病，這個要用醫療的辦法，要去看醫生。我絕對不是不管你什麼情況，堅決不能看醫生，不能吃藥，你就念阿彌陀佛。這個要因人而異，因情況而異，我們不要把這個東西說得那麼死，這是一種病，生理疾病。

第二種病就是冤業病，冤業病就是冤親債主，也就包括附身來找你討點債、算算帳、障礙障礙你，這是冤業病。這個調解的方法，誦經、拜懺、念佛，就給人賠禮道歉，這種病。第三種是業障病，這種病是三種病裡最難辦的，就是人家不會輕而易舉的就饒過你。這就不是說三言兩語的，我道歉、我對不起就完了，不是這樣的，關鍵你一是心要真誠，二是可能要多次的給人賠禮道歉，三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是不是真修。你真修，天地鬼神他都佩服你，你的冤親債主他都變成你的善友，他都護持你。你不真修，你今天東一耙子，西一掃帚的，他一看他也借不著你好光，他肯定折騰你，你怎麼賠禮道歉也不行。

現在的眾生最需要的是帶他們走佛道，他們需要找一條出路，他們現在比咱們的認識更清楚。現在誰迷得最深？人迷得最深。那些個所謂我們看不見的眾生，比我們開智慧都開得早、開得快。前兩天就是那個法會，護國息災法會，不是學《淨土大經解演義》要分享一下嗎？所以我是因為這個才過香港這面來的。無量無邊的眾生，就在那五天法會的過程當中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定弘法師說了兩次，無量無邊的眾生明理了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，我們在座的兩千來名同修們還沒一個往生的。實際他說的是真話，你說笑話也可以，真是的，我倒不是希望當場就有往生的，不是這個理念。就說明我們比這些個無形的眾生，要迷得深、迷得重，智慧開得慢一些。真是無量無邊的眾生。

前兩天來，第一天住那個屋，當然眾生來得太多，真是無量無邊，半夜能把我弄在衛生間坐著念阿彌陀佛去。第二天吃飯胡居士他們問我，劉老師，昨天在那住得怎麼樣？因為他們告訴我說，那個屋誰也住不了，老有事。我說是嗎？因為她事先說了，也不誰出的主意，說等劉老師來了，妳就把劉老師安排去住那屋。事先我們不知道，這樣我就住了，住了以後第一天確實是有事不消停，三、五分鐘按一次門鈴，三、五分鐘按一次門鈴，一看沒人，下去看看也沒人，就是這門鈴響。然後半夜我就跑到衛生間去，坐地下念阿彌陀佛去了，第二天什麼事都沒有，我們現在住第四宿了吧，這幾天一切平安，太平無事。人家眾生都來助你，先考驗考驗劉老師，看她禁不禁考，給她弄點事，也沒有什麼惡意。人家想劉老師老也不來，好不容易把妳盼來了親近親近，那眾生太多了，一親近就把我親近到衛生間去，坐地下念阿彌陀佛去了，念了就念了，你看啥也沒影響我。所以我告訴他們，我住七天走了以後，那房間誰去住都沒事，隨便住，就看你心念是怎麼樣的。這是關於疾病，快說就說這麼幾句。

再有一個就是隨緣和攀緣，我總覺得有很多同修攀緣。什麼叫隨緣、什麼叫攀緣？我把這個大概意思跟你說說，你對對號。這個隨緣，就是機緣成熟了，別人來找你，你盡心盡力的去辦就叫隨緣；再說得具體一點，別人來找你。你找別人，非得要如何如何辦某一件事，這就叫攀緣。你就按照這個標準衡量、衡量，你看看你是攀緣、還是隨緣。有很多同修就因為攀緣帶來無窮無盡的煩惱，一攀緣達不到他的想法，他就煩惱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我主張，我勸大家一定要隨緣，不要攀緣，你隨緣你就快樂，你攀緣你就煩惱，那煩惱是你自己找的，就說到這。今天的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說到這，感恩大家，阿彌陀佛。